

## 琉璃影音

我在斑驳的街门前,轻轻地敲响门门,晚霞正把洁白的云彩照耀得无比璀璨,那云层后边透过来的光束无比明亮。这一刻,我仿佛又感应到了,母亲那颗红亮的心,还突突地跳动着……

## 红色之恋



## 朝花夕拾

母爱的阳光,永远照耀着儿女的心田,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回味和感恩。

## ■ 张昌爱

许多年过去了,我对母亲的思念已在内心深处开出一朵洁白的花,它弹奏的悠悠柔柔之曲让我明白,有一种怀念可以很长很长,有一种爱叫永远无法释怀。

母亲,在一山坡里睡着,离家乡高椅坡不远,可以相互对视。明明不远的距离,站起来,却没有路,只有无边的思念和流不尽的泪水。

母亲是我生命的土壤和源泉。在她怀里吸收营养,是一件快乐、幸福的事,可对我来说,很早就没有这样的幸福了。记忆里,母亲微驼着背,人未到咳声先行,她每走七八步就要休息一会儿才有气力继续前行。在母亲的生活日记里,她只留下29步脚印,深深浅浅、歪歪斜斜,有艰辛、痛苦,更有坚韧。

母亲在我七岁那年,便离开人世。她的离去留给年幼的我无边的孤独和忧伤。我常常一个人来到寨后的一棵大树下,仰望天空,小心地回味和母亲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19岁时,母亲嫁给我父亲,从一个叫宽口田的小山寨融入高椅坡的山山水水。高椅坡是个山寨名,也是我的出生地,同宽口田同属湘西州泸溪县石榴坪公社(现称乡)民力大队(现称村)。高椅坡山寨里,除了嫁进来的媳妇姓氏“五颜六色”外,全寨清一色姓张。宽口田在高椅坡的山后,两个山寨一般大小,在200人左右。我母亲叫李全英,舅舅舅说母亲在少女时代聪明而美丽,正因为如此,我在外工作的父亲才托媒三番五次地求亲。

可惜,母亲结婚后,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但她仍在期待我的到来。当母亲听到新生命的“音符”时,她没有惊慌和恐惧,而是深感欣慰与幸福。在即将成为一名母亲的美好憧憬里,她迎着风雨一天天走向自己心灵的彼岸。当小小的我出现在母亲面前时,母亲满足、幸福的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之花的灿烂绽放。她,想抱抱亲我,却因虚弱而没有力气伸出手。随后的日子,我们母子俩总是聚少离多,她因病常离家住院。

记得,我5岁时的一天,微风轻舞,阳光高照,母亲从县城医院回到外婆家,我便被小姑从高椅坡背到宽口田,但我却不敢多看母亲一眼,更不愿去喊一声“妈”。外公外婆失望极了,一旁的小姑和小舅们急得想哭。然而,躲在一角的我默默无语。我对母亲的害怕与冷漠,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

此后,母亲走到哪儿都想办法把我带在身边。与母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是最快乐、幸福的时光,但只要一看到母亲咳嗽得厉害,我的天空就会浮起黑云。

那年,母亲一边硬撑着坚持出队里的工,挣工分,一边把父亲送她购药的钱积存下来,买回来了一斤重的红毛线,要为我编织一件毛衣。昏暗的灯光下,母亲含笑一针一针地编织着……直到深夜,才上床去休息。

冬天时,母亲终于为我编织好了毛衣,她快乐得叫来小姑一起欣赏。这件红毛衣就是一团燃烧的火,藏满了母亲对我的期待、祝福与爱。就在我穿上那件红毛衣十几天后,母亲要求我,穿着它进县城去看望父亲……今天回想起这些,总感到这里面一定蕴藏着母亲的一种预感。因为,我到父亲身边的第二天,就传来我母亲去世的噩耗。

如今的我,每想起这悲壮而伤心的场面,都会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敬爱的母亲,用厚如大地的爱和无畏付出,给予我生命与希望……而她自己29岁就结束了生命之藤的生长与伸延。抬头注视远处,我仿佛看到母亲正在对我微笑、招手,我想对母亲说:“妈妈,谢谢您。今生今世,能成为您的儿子是我之幸。”

母爱的阳光,永远照耀着儿女的心田,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回味和感恩。

(作者简介:张昌爱,中国散文学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出版散文集《塘边古语》《酒鬼酒传说》,现任湘西呈美旅游文化书院院长、《旅游散文》执行主编。)

## 心灵舒坊

## 此时你我,已是天上人间

年轻时,我并不懂母亲,直到她生病卧床,我才愈加体会到那种亲人之间的依恋和牵挂……

## ■ 王捷

转眼母亲已经离世一年了。在她晚年卧床的八年里,特别是临终前的那段日子却是饱受身心痛苦,在通往天堂的路上走得很慢很慢。

那是在2020年的12月,母亲在家洗澡时突发中风,导致吞咽困难,数天无法进食。母亲被送至医院后,我没有让医生给她下胃管,而是坚持喂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母亲的身体逐渐消瘦,最后两腮凹陷,身上只剩一层又薄又皱的皮肤包着骨头。

母亲入院后不久就失声了。身处陌生的环境,和陌生的人在一起,又无法用语言表达,母亲时常会哭泣,到后来甚至连哭的能力也逐渐丧失,听我说话时总是一副漠然表情。我只好给她买了一个随身听,拷贝了几十首舒缓的音乐和一些老歌,让护士小王在她醒来时放给她听。

2023年春节前夕,母亲肺部感染,院方下了病危通知。到了4月中旬,母亲的吞咽更加困

难。就在4月22日凌晨,护工小王给我发了微信,告诉我母亲的情况不太好。我赶到医院时,看到她正在吸氧,口大张,呼吸急促,眼睛无助地看着我。我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在她耳边说:“我们都好好的,放心吧。我爱你!”她好像听懂了,眼睛闭上了一会儿,然后又缓缓地睁开,看着我。到了下午3点多,母亲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终于脱离了病痛折磨。

我的母亲生于1935年,1962年从北师大调到北京六中教书,直到1992年退休。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每天早出晚归,我还没醒她已离家,晚上我睡着了她才回来。母亲非常勤快,十分爱干净。家里的水泥地被她擦得格外光亮,看到楼道脏时,她也会主动动手清扫。她也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在北京没有娘家的亲人,于是就把同学、学生当作亲人,对亲戚朋友一向有求必应。

2012年,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病初期,我们把母亲送到设施完备、环境优美的老年公

发被岁月全染成了白霜,腰也被生活压得像一棵弯曲了的柳树,再也直不起来。

## 三

母亲认为,共产党员什么时候都应该走在前面,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党员,得带头勤劳致富才是。母亲看清形势,组织我们生产队的几个大娘、婶子,干起了烤伙食的买卖。一个冬天下来,每人分到了一百多元钱。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母亲又承包了林业队的8亩果园,还种着6亩责任田。那时候,家里粮食没少打,果园里的苹果、桃子也赚了不少钱。

## 四

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却有本事发词。“俩字”是母亲常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她常嘱咐年轻党员:“你们不要忘了身上的‘俩字’。”在我的记忆中,这个词母亲好像说了几十年。母亲说的“俩字”,就是指“党员”。她认为,身上有“俩字”的人,就不能光想着个人,做事就不能出格。

母亲年龄大了,病也渐渐多了起来,腿脚不利索,走路一瘸一拐的。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眼不瞎、耳不聋,浑身没有个好零件。还有一样母亲没有说,就是她到了老年脑子也不糊涂。每次开党员会,她都抢先发言,而且多数是给村干部提意见的:村里盖了那么多房子,是谁批的地?河滩上的石材厂,几年没交地钱了?个别村民上的变压器,电费差价是归自己,还是与村里分成?时间长了,有的干部就不愿再通知母亲开党员会,说母亲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母亲知道后,一下子火了:“怕我提意见,连党员会都不让我开,说明他们身上不干净,不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之后,支部要开党员会,总是先通知我母亲。会上要研究决定的事情,书记也事先问我母亲的意见。母亲也乐意敞开来谈,从不藏着掖着。

母亲人越老,心越红,随着时光流逝,她的心却一点儿也没有褪色。

2009年的盛夏,母亲离开了人世,只留下那座空荡荡的老屋,在孤单中度过每一个清晨和黄昏。风蚀日晒,街门也老成了一本旧日历。当年,母亲勇敢地从这里走出去工作。如今,尽管母亲不在了,但我在斑驳的街门前,轻轻地敲响门门,晚霞正把洁白的云彩照耀得无比璀璨,那云层后边透过来的光束无比明亮。这一刻,我仿佛又感应到了母亲那颗红亮的心,还突突地跳动着……

## 檐下花

徐建军摄



## 诗情话意

## 母亲,一株开花的菩提

## ■ 王法舰

想象您的前世  
应是一株开花的菩提  
也曾稚嫩娇柔  
被捧为掌上明珠  
也曾花枝招展  
宛若春天的使者

不期而遇的今生  
石破天惊  
您用生命之光  
照亮另一个灵魂  
从此挺立如盖的绿荫  
守护童话般的希望  
春雨秋露,岁月静好  
您纺织缕缕炊烟  
萦绕着种子生根、发芽  
烈日来了,您乳化为成长的养分  
暴雨来了,您净化为进取的洗礼  
狂风来了,您细化为催眠的呢喃  
冰雪来了,您将自己燃烧成火焰

您是呼唤朝阳的鸟鸣  
您是迎接倦旅的炊烟  
您是黑夜坚定的灯光  
您是惊涛静溢的港湾  
您好像只需要阳光、空气和水  
却让人间充满希望、温暖和爱  
您是无所不能的神

您用和善的心祛除冷漠  
学会分享,才收获更多的珍贵和美丽  
您用灵巧的心构筑家园  
桌椅有了名字,野菜衍生美味  
您用智慧的心引领成长  
小猫有了理想,小树也会歌唱  
您用包容的心慰藉伤痛  
失意不再彷徨,哭泣有了肩膀  
您用平凡的心接纳荣光  
鲜花属于过去,  
掌声是困难的再次开场  
您用坚定的心支撑世间  
只因成了母亲

绵延余生  
我的快乐就是您的快乐  
我的平安就是您的平安  
我一切的一切都是您的——  
归耕田园抑或漂泊四海  
淡泊平凡抑或富贵荣华  
独守空宅抑或子孙绕膝  
母亲——  
您是我们生命永远的根